

陳正華

媽媽

我有那麼重要嗎？

女兒收到了她爸爸公司寄來的「交換學生計劃」初審錄取通知。

「媽媽，我初審通過了，我初審通過了！」女兒興奮地揚著信紙。

這個計劃是由偉俊所屬的公司出錢，十多年來，每年在全國高中生中，給五個獎學金名額，送他們在暑假期間到北歐各國去參觀學習。

去年冬天，我看見女兒興致勃勃地忙著打申請表格、寫自傳信、並完成一篇又一篇得繳去的文章時，我心中隱約有一種不安的感覺。才剛滿十五歲的女孩子，就去遠地和一個我們完全不認識不了解的家庭同住八個星期，怎能讓做母親的放心呢！

女兒把打好的文章拿給我。小小年紀寫出來的東西卻是豪氣萬千，生意盎然，充滿著經國濟民的理想和改造世界的抱負。人還沒到歐洲，卻好像已經身負起文化交流的和平使命。

我微笑著字字逐讀女兒的作品，不禁眼角潮溼。這孩子自從小時候讀了馬太福音中登山寶訓的八福之後，就一直在心中立願要成爲一名「和平的創造者」，如今有這樣一個看來似乎不錯的機會來測驗她的能力，我是否該放手讓她去呢？再說，對她爸爸來講，這是他等了十年待女兒長大後可得到的一份做父親的榮譽。

我搖搖頭用力甩去眼角的淚珠，唉真是，擔心什麼，還不知能否被錄取呢！全國這麼多人申請，哪會選上一個才剛唸高一的中國小孩！隨她去吧，反正練習寫文章打表格也不是件壞事。

申請資料寄出之後，我一直在內心掙扎，盼望她不會被錄取，誰料到幾個月之後竟獲得了「好消息」。偉俊高興得笑出了眼淚，我的心卻不斷地往下沈。

「就此爲止吧，不要再理它了！」我無力地建議女兒。

女兒也不知如何是好。她雖了解媽媽不捨的心情，但是在爸爸的鼓勵之下，她繼續爲了複審而寄出去更多的表格和文章，並且還接受了有關單位派來專人給她的面試。

我在矛盾的掙扎中感到全身虛弱，禱告也沒有力量，而時間卻像飛似的又過了幾個月。一天下午，女兒表情複雜地告訴我，她收到了決賽入圍的通知，得到的國家是丹麥。

女兒錄取的消息，轟動了爸爸的公司，也讓所有的親戚好友歡欣雀躍。偉俊滿面笑容地接受大家對他女兒的稱讚，掩飾不住那份做父親的得意，我卻在一旁陷入了極度不平安的深淵。

許多好朋友們都勸我放開一點：

「妳爲什麼不讓她去呢？這是一個多麼好的機會！」

「啊呀，一個錢不用花去歐洲兩個月，多好啊！」

「妳把孩子保護得這麼緊，那將來怎麼辦？」

「她是一個心智極成熟的孩子，就放手吧，沒問題啦！」

「雖然丹麥是一個性開放的國家，但是她有監護人照管啊！再說，年青人的事，妳能限制她多久呢？」

像這些似是而非的理論，我不知聽了有多少，甚至連女兒學校的老師們都慫恿她回家來跟我爭辯。女兒雖滿心想接受這個出遊歐洲的機會，但她也極了解做母親的苦心。

「不，我不認爲我媽媽是過份限制我。」這孩子竟然還在師長面前爲我辯護。「她愛

我，我完全明白她的心意。」

偉俊信任他的公司，他認為我的擔憂純屬多餘。那段期間，我們在這件事上不能同心。誠如他自己後來在一次見證中說，我們夫妻倆沒有共同為這事在神的面前禱告，而只是個人堅持己見，因此讓魔鬼得以趁隙而入。

雖然我們還不至於為此事爭執口角，但是由於不能同心禱告，我們不約而同地把家庭崇拜給停頓了一兩個月。我們沒有力量，我們不敢也不願去共同携手面對神，只憑著個人的頭腦和意氣在做毫無益處的掙扎。

在女兒所唸的私立學校，同學們不但能輕鬆地付出每年昂貴的學費，而且她們幾乎都跟著父母遊過歐洲。我們家庭自從成為基督徒之後，曾決心把她轉入公立學校，但是由於學校不但提出全額獎學金的條件請她留下，而且願意把我們因年前兒子動手術而負欠學校的巨額債務也一筆勾銷，因此我們才讓她在本校續待一年。我們女兒很清楚，她的情況與她富有的同學們不能相比，如果要等著我們自己家人一塊兒去歐洲旅行，在經濟上是幾乎不可能的事。因此，她的小小的虛榮心也盼望能藉著這次錄取的機會去一趟歐洲，好在同學面前揚眉吐氣一下。

女兒雖了解媽媽是一百個不願意她去，但是她知道爸爸是一家之主，一向擁有最後的決定權。所以她雖嘴裏不爭不鬧，心中卻滿有把握完成這次大鵬展翅的鴻願。

感謝主，爸爸最後竟然同意了媽媽。那天晚上，在我們專心仰望的順服中，在我們雖挫愈奮的禱告下，我們三人最後的考慮要點是，

女兒只有十五歲，應當把她放在一個我們完全不了解的家庭中八個星期之久嗎？從身心兩方面來說，她都還在成長，做父母的有必要把她放在一個四面都可能是誘惑的環境中，任由她自由發展嗎？

偉俊同意了。他放棄了女兒赴歐的機會，也放棄了他做父親的光榮。但是，這份榮譽是多麼難以割捨啊。我心痛如絞地望著他默默起身走入臥房的背影，除了祈求天父安慰他之外，實在不知該說些什麼。

「不要擔心我，我只是需要一點時間來平復自己。」他上了牀，勉強微笑著說。

我為他蓋好被子，感激又同情地親吻他那忠厚仁慈又誠實倔強的臉，像是安慰一個受了傷的好孩子。

走向客廳，沙發上坐著一個看來受傷更重的孩子。

「媽媽，我完全懂妳為什麼不贊成我去，但是，我沒辦法不難過……。」

女兒嗚咽著倒在我身上：

「我覺得好像是小時候掉了一個心愛的玩具。」

「我知道爸爸也非常愛我，不過他愛我的方式跟妳不一樣。」

女兒擤著堵塞的鼻子繼續道：

「可是，為什麼最後他要同意妳呢？現在，現在變成你們兩人站在同一線上，我好孤立哦。」

「不過，媽媽，聖經上教我們不可以把自己放入試探引誘的環境中。」

女兒抬起臉來，含淚認真地望著我：

「說真的，媽媽，我還是很高興爸爸最後同意妳了。妳不知道這一兩個月來因為你們兩人意見不合，我活得有多麼痛苦。」

我未答話，淚水充滿了我的雙眼。

「媽媽妳知道嗎？我一直好矛盾。我真的也好怕萬一爸爸果真堅持不讓步，我知道妳也會聽他的，因為妳說過爸爸是我們家的屬靈領導。如果，如果……。」

女兒說著又哭起來。

「如果你們真的就放我走了，我會多麼為妳可憐，我知道妳會哭死的。而且，如果你們真的就這麼放我去一個不認識的人家住八個星期，說真的，我也會納悶你們是不是真的愛我。」

女兒這一大段自拉自唱，可把她藏在心裏的東西拉唱出來了。

「媽媽，我知道妳非常愛我。」女兒仰臉問道：「可是，媽媽，我真的有那麼重要嗎？」

「當然，柔柔。」我心痛地望著她滿是淚水的雙眸，想起二十五年前不讓我隨便出外遊蕩的父親。「妳還是個孩子，爸媽負有全力照管妳的責任。」

「告訴我，媽媽，你們真的願意為了我而放棄這件在世人看來是極為可惜的好事嗎？」

「當然嘍，柔柔，爸媽愛妳超過世上的一切。」

「不行，媽媽。」女兒噘起了小嘴：「妳應該更愛主耶穌。」

我笑了，愛憐地把她擁入懷中。